

水心集

冊二

水心文集卷之三

奏議

法度總論一

欲自爲其國必先觀古人之所以爲國論者曰古今異時言古者常不通於今此其爲說亦確而切矣雖然天下之大民此民也事此事也疆域內外建國立家下之情僞好惡上之生殺予奪古與今皆不異也而獨曰古今異時言古則不通於今是擯古於今絕今於古且使爲國者無所斟酌無所變通一切出於苟簡而不可裁制矣故古今異時之論雖不可廢然臣有獻於此願陛下深思之蓋陛下之欲自爲其國者必將因其已行襲其舊例聽其已然而不加振救之術以日入於積壞則不可謂之自爲其國苟爲不因已行不襲舊例不聽已然而加之以振救之術則如之何而可必將以意行之以心運之忽出於一人之智慮而不合於天下之心則其謀愈謬而政愈疎矣故臣所謂有獻於此請陛下先觀古人之所以爲國夫觀古人之所以爲國非必遽倣之也故觀衆器

者爲良匠觀衆病者爲良醫盡觀而後自爲之故無尼古之失而有合道之功且古之爲國具在方冊而已其觀之弗難也陛下幸進臣而教之指數策畫不終朝食而古人爲國之大概森然見於目中矣陛下深覽太息作而深惟以斷自聖志則不待食頃而所以自爲其國者可決意行之而無難矣夫以封建爲天下者唐虞三代也以郡縣爲天下者秦漢魏晉隋唐也法度立於其間所以維持上下之勢也唐虞三代必能不害其爲封建而後王道行秦漢魏晉隋唐必能不害其爲郡縣而後霸政舉故制禮作樂文書正朔律度量衡正名分別嫌疑尊賢舉能厚民美俗唐虞三代之所謂法度也至於國各自行其政家各自專其業累世而不易終身而不變考察緩而必黜陟簡而信此所以不害其封建而行王道也秉威明權簿書期會課計功效核虛實驗勤惰令行禁止役省刑清秦漢魏晉隋唐之所謂法度也至於以一郡行其一郡以一縣行其一縣賞罰自明予奪自專刺史之問有條司隸之察不煩此所以不害其郡縣而行霸政也論者所謂古今異時言古不通於今者謂王霸之未易分唐虞三代

之未易復而已若將行其法度以制四海之命不去其所以害是者而劫劫然惴惴然害之愈深守之愈固膠而不解滯而不通此豈有古今之異時哉蓋古人之所以爲國者雖各繫其德之厚薄化之淺深世祚之長短然陛下卽而觀之豈有欲其行之而乃從而害之者乎然則今世之法度其害之者重大而難去深遠而難知矣視古之無害而求去今之害則陛下之國其大方數千里舉而自爲以復祖宗之舊雪百年之恥無不可者矣

法度總論二

昔人之所以得天下也必有以得之其失天下也亦必有以失之得失不相待而行是故不矯失以爲得何也蓋必有真得天下之理不俟乎矯其失而後得之也矯失以爲得則必喪其得唐虞三代皆有相因之法而不以桀紂之壞亂廢禹湯之治功漢雖滅秦亦多因秦舊然大抵天下之政日趨於細而法日加密矣惟其猶有自爲國家之意而不專以懲創前人之失計矯而反之遂以爲功且東漢之末四方分割壞亂甚矣魏武雖嚴科條審律令以重足屏息操制

羣下而截然使人各得自盡以行其職守者猶在也至晉之敗尤甚於漢南北角立遞興遞滅及其崛起自見者猶皆自有爲國之意使其下無飾非養過之心人存政舉隨其所立亦或瞭然可見及隋之末年喪亂蠱起癰疽潰裂而太宗一旦立法定制疏明簡直上下易遵然則魏不以諱漢之失爲興唐不以懲隋之亡爲強夫興亡治亂各有常勢欲興者由興之塗將敗者趨敗之門此其所以不相待而非出於相矯也唐末之亂重以五代雖生人之無寧歲久矣然考其所以禍敗亦何以遠過於秦漢晉隋之亡蓋國之將亡則其形證固已若此矣而本朝所以立國定制維持人心期於永存而不可動者皆以懲創五季而矯唐末之失策爲言細者愈細密者愈密搖手舉足輒有法禁而又文之以儒術輔之以正論人心曰柔人氣曰惰人才曰弱舉爲懦弛之行以相與奉繁密之法遂揭而號於世曰此王政也此仁澤也此長久不變之術也以仁宗極盛之世去五季遠矣而其人之懲創五季者不忘也至於宣和又加遠矣其法度紊失而亦曰所以懲創五季而已況靖康以後本朝大變乃與唐末五季同

爲禍難之餘紹興更新以及於今日然觀朝廷之法制士大夫之議論隄防局
鑄孰曰非矯唐末而懲創五季也哉夫以二百餘年所立之國專務以矯失爲
得而真所以得之之道獨棄置而未講故舉一事本以求利於事也而卒以害
是事立一法本以求利於法也而卒以害是法上則明知其不可行而姑委之
於下下則明知其不可行而姑復之於上虛文相擬浮論相倚故君子不可用
而用小人官不可任而任吏人情事理不可信而信法惟其惻怛寬平蠲得古
人之意而文具亡實亦獨何以異於周秦之弊哉於是中原分割而不悟其繇
請和仇讎而不激其憤皆言今世之病而自以爲無療病之方甘心自處於不
可振救以坐視其敗據往鑒今而陛下深思其故者豈非真所以得之之道未
講歟誠講之而行之當舉者舉當廢者廢昔之密者今爲疎昔之細者今爲大
今日出令而明日丕變矣何俟於卒歲之久哉

法度總論三

所謂舉一事求利於事而卒以害是事立一法求利於法而卒以害是法者何

也今朝廷之法度其經久常行不可改變者十數條而已而皆爲法度之害故用人以資格爲利而資格爲用人之害銓選以考任爲利而考任爲銓選之害薦舉以關陞改官爲利而關陞改官爲薦舉之害至於任子則有數害自員郎致仕卽得蔭補爲一害太中大夫待制以上蔭補得京官爲一害一人入仕世爵無窮爲一害今者汰其謬濫限其員數又爲一害科舉亦有數害取人以藝旣薄於古今併與藝而失之爲一害古者化天下之人而爲士使之知義今者化天下之人而爲士盡以入官爲一害解額一定多者冒濫少者陸沉奔走射利喪其初心於今之法又自壞之爲一害一預鄉貢老不成名以官錫之旣不擇賢又不信藝徒曰恩澤官曹充滿人才敗壞又爲一害夫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州縣之學無考察之法則聚食而已而學校之法爲害制舉所以求卓越方聞之士而責之於記誦取之以課試所言不行所習不用而制科之法爲害博學宏詞昔以罷詞賦而進人於應用之文耳美官要職遂爲捷徑一居是選莫可退解而宏詞之法爲害募役之法本以免天下之爲役者

耳今也保正長之弊通天下皆患之而役法爲害昔之勅律總核萬事朝廷隨時制宜定爲新書以一條貫有出意見莫知推行但曰檢坐申嚴而已而新書爲害國家本患州縣之過失不得上聞故置監司以禁切之今也禁切監司之法又甚於州縣之吏豈以監司爲非其人乎抑惟其人而必用是法乎而監司之法爲害府史胥徒所以行文書給趨走雖堯舜不能廢也而今也植根固本不可搖動大官拱手惟吏之從而吏胥爲害又因以推昔之所行行經界則經界爲害行保甲則保甲爲害行方田則方田爲害行青苗市易則青苗市易爲害舉事立法無非所以求利而事立法行則無非爲害上下內外亦舉皆知其爲害矣然而賢者則以爲是必不可去之害庸愚者則恃其有是害也足以自容而其小人則或求甚於所害天下皆行於法度之害而不蒙於法度之利二百年於此日極一日歲極一歲天下之人皆以爲不知其所終陛下將何以救之哉故臣願陛下揭其條目而治之去害而就利使天下曠然一日得行於昭昭之塗雖三代以上遠而未易言兩漢及唐之盛世可必致也

資格

請言資格爲用人之害以賢舉人以德命官賢有小大德有小大而官爵從之一定而不易此堯舜以來之常道也無有所謂自賤而歷貴循小官之次而後至於卿相如後世之所謂資格者然堯舜以來遠矣未可遽復則資格用人未可遽廢至於不能得資格之利而受資格之害資格之害深則人皆棄賢而爲愚治道日壞而不自知此不得不因今之法而少變之也夫計日月累資考雖堯舜三代則亦有然者而不以是待天下之賢才有德之人何者賢才有德之人以此官而稱此人可也豈可疑其資格未至而姑遲之哉至漢人則已患苦其弊守相列侯爲九卿九卿爲三公天下之賢才伏而俗吏用矣伊呂周召之儔非其不爲秦漢以後出而法度使之然也唐太宗雖以戰伐取天下而用人能盡其才不拘攣於常格以起一時之治尙有可喜蓋資格者生於世之不治賢否混并而無可別故以此限之耳而本朝遂以治世而行衰世之法藝祖太宗所用猶未有定式惟上所拔間得魁磊之士至咸平景德初資格始稍嚴一

寇準欲出意取天下士而上下羣攻之故李沆王旦在真宗時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在仁宗英宗時司馬光呂公著在哲宗時數人以謹守資格爲賢名重當世惟王安石破資格以用人一時所謂名士力爭而不勝其後章厚蔡京王黼秦檜相踵效之然而進小人而亂天下者此五人也繇五人之所用則當以不守資格爲諱雖然資格非善法明矣而李沆十數人者以守資格得名而其時亦以稱治何也蓋能別其流品以分君子小人之塗以定清濁高下之序彼其號爲德度智略足以居大位者亦已素許之矣特欲其履歷以實之而已矣故其人有自小官而其望已足爲卿相至其久也亦卒爲之若此者可謂得資格之利也今也不然無有流品無有賢否繇出身而關陞繇關陞而改官知縣繇改官知縣而爲四轄六院繇四轄六院而爲察官繇察官而爲卿監繇卿監而爲侍從繇侍從而爲執政大臣或繇知州監司而爲郎繇郎而爲卿監侍從執政資深者序進格到者次遷而已矣若是而欲以舉賢才起治功其可得乎侍從不薦士宰執不舉賢執資格而進曰此足以任此矣陛下雖欲責之以事

詢之以謀彼安所從知乎此臣所謂受資格之害也且本朝廢資格而用人無若王安石章厚蔡京王黼秦檜之爲相守資格以用人無若李沆王旦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之爲相然考其功效驗其人才本朝以資格爲用人之利也決矣故臣欲陛下審乎資格之實念今日人才衰乏已甚稍加變通號召收拾以終成資格之利而不受資格之害且天之生才也甚難人主之得才也亦甚難毋天閔摧折之使至於盡蓋今世猶有可用之人誠使朝廷之資格一出於人才之所當用則有資格之利而無資格之害矣

銓選

何謂銓選之害甄別有序黜陟不失者朝廷之要務也故自一命以上皆欲用天下之所謂賢者而不以便其不肖者之人竊怪人主之立法常爲不肖者之地而消靡其賢才以俱入于不肖而已而其官最要其害最甚者銓選也吏部者朝廷喉舌之處也尙書侍郎者天子貴近之臣也處之以其地任之以其官與之以甄別黜陟天下士大夫之柄而乃立法以付之曰吾一毫不汝信也汝

一毫不自信也其人之賢否其事之罪功其地之遠近其資之先後其祿之厚薄其闕之多少則曰是一切有法矣天下法度之至詳曲折詰難之至多士大夫不能一舉措手足不待刑法而自畏者顧無甚於銓選之法也嗚呼與人以官賦人以祿生民之命繇此而出矣使加之意天下不於此乎望治風俗不於此乎求厚人才不於此乎責實而將安所取之奈何舉天下之大柄而自束縛蔽蒙之塵全蠹折乃爲天下大弊之源乎雖然是幾百年於是矣其相承者非一時之故矣學士大夫勤身苦力誦說孔孟傳道先王未嘗不知所謂治道者非若今日之法度也及其一旦之爲是官噤舌拱手四顧吏胥以問其所未嘗知之法令吏胥上下其手以視之其人亦抗然自言曰吾有司也固當守此法而已嗟夫豈其人之本若是陋哉陛下有是名器爲鼓舞羣動之具與奪進退以馭天下何忍襲數百年之弊端汨沒於區區壞爛之法以消靡天下之人才而甘心以便其不肖如此則治道安從出而治功安從見哉況自唐中世以前吏部用人之意猶有可考今之所循者乃其衰亂之餘弊耳百王之常道不容

至於陛下而不復也夫曰私曰偏曰怨曰謗曰動衆曰招權此末世之庸人所以恐喝其上而疑壞治道於將興之時者也陛下深考昔人之已行毅然不惑於衆因今之銓選一二人而付之蓋今之大臣與人以堂除者乃昔日銓選常行之事大臣不知其職任有大於此而止以堂除爲宰相之大權堂除爲宰相之大權則無怪銓選爲奉行文書之地也使今日銓選得稍稍自用若堂除之選盡歸銓部然後大臣知職任而銓選亦能少助朝廷用人尙書侍郎者不虛設矣

薦舉

何謂薦舉之害使天下之大吏得薦舉天下之卑官宜若爲善法矣而今乃爲大害且關陞令錄職官改官京官若陞朝官又轉而至員郎此朝廷自設限隔以分貴賤而使人非舉不得入若三考若四考有舉者三人若六考若七考有舉者五人則關陞則改官朝廷之立是法也豈不曰吾不徒與以賢能而與賢能不自知以薦而知乎然則朝廷歲與人以關陞改官者豈曰此誠賢與能者

乎大吏歲舉人以改官者亦豈曰此誠賢與能者乎其人之得關陞改官者又豈曰吾誠賢與能者乎上不信其舉人者舉人者不信其求舉者求舉者不以自信必曰是皆不可知而朝廷之法旣已如此則不得不出於此朝廷亦曰吾之立法旣已如此則不得不聽其如此然則是上下相與爲市均付於不可知而已故奔競成風干謁盈門較權勢之輕重不勝其求若此者不特下之人知之上之人亦知之矣方其人之未得出乎此也卑身屈體以求之僕隸賤人之所恥者而不恥也此豈復有其中之所存哉及其人之旣得脫乎此也抗顏莊色以居之彼其下者又爲卑身屈體之狀以進焉彼亦安受之而已相承若此則以此見舉以此舉人陛下之人才壞而生民受其病無足疑者嗟夫其始則或不至是矣而流弊之極皆固守而不思變且京朝官者已爲天下之所貴而朝廷亦自貴之矣不自貴而使天下亦不知貴之宜在朝廷無不可爲者而計今或未之能也今盍多其考累其任使其積日計月而無在官之過者可以循至於次第之京官毋必舉焉其誠可舉者因今之法而舉之與之以今之所與

之官若是則庶幾乎士之稍自重者知有常途之可由而不汲汲焉爲是卑身屈體以求之則僕隸賤人之所恥者亦或知恥矣其舉人者不困於求者之多庶幾乎知所自立而或能真舉其賢能以報上矣解舉官之急姑用是要以風俗稍善治道稍明循次而進必無俟乎舉者而大吏或一舉其才則朝廷信而用之拔於常調此薦舉之正也然此有司之事執政大臣之所當請而後行朝改夕定非若兵財之有所難也睥睨隱忍而不知爲之遂爲天下之大患亦可悲也夫

任子

何謂自員郎致仕卽得蔭補爲一害人臣以子任官亦國之重事也其與之宜當於義而稱於恩使朝廷錄功紀舊之意有所表見今自舉主而改官率十餘年而至員郎由常調入仕不過佐郡而止其功業未有以異然且從而官其子豈以爲是庸庸無所短長之士而必使繼世爲之邪且又其仕而顯者職任功效或見稱於天下而不幸其官止於員郎則所以得任其子弟者亦無異於常

調而至此者此所謂其義不當而其恩不稱也

何謂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蔭補得京官爲一害京官者朝廷之所貴重使天下士大夫更六七考用舉主五六人而後得之今闕遠而待之者多入仕久者至三十年始得改官疾病憂患公私愆犯有終身不得者或一人特與改官上下相目以爲異事今至使其爲太中大夫待制者卽以京官任子弟何重於彼而不惜於此耶豈爲侍從大臣之子則無俟乎舉主考第而已能度越天下之賢士大夫者歟重之則其法窮而不能變輕之則其恩濫而不能變所謂輕重彼此不相應也

何謂一人入仕世官無窮爲一害古者裂地分茅以報人臣之有功使其子孫嗣之所以躋祖宗垂後裔也至於官使必有所宜不可以一夫官簿之所至苟應法令而直與之以爲恩則濫以爲法則弊以爲義則悖且朝廷不尙賢而尙貴朱紫混然夷跣雜處崇觀以來七八十年人臣不以道而得貴仕者在其元身則自宜削奪而今也子孫仕宦不知藝極驕侈無忌自稱世家將使世之賢

者何以勸焉

何謂今者汰其謬濫限以員數爲一害且朝廷向之所以盡與之者不知其謬濫而姑爲是無窮之恩也今也知而汰之而徒限以員數則亦不可夫爲上者使其下以知義而已義所可與雖盡與之吾何所得吝不然與其一而棄其一曰此在吾限員之外耳此不得獨賢彼不得獨愚義理愈蔽而人紀隳矣故員郎非朝廷所甚重之官其常調而至此者可勿復與其果有勤勞或賢有德聞於上者與之可也京官爲朝廷之所貴奈何以與從官執政之子弟以今之所與員郎卿監者與之可也計其入官之世次考其所任之多寡以稽其人之有功無功賢與不賢爲之正法可也如是則可與者與之何必以員數限之乎雖然因今之法而有所變改不得不出於是若舉公卿大夫之子弟而養之於學校擇天下之明師良友以成就之使其材品卓然可以爲國家用則於此乎官使之而苛法煩例前衝後改皆可一決而去而先王之意見矣

科舉